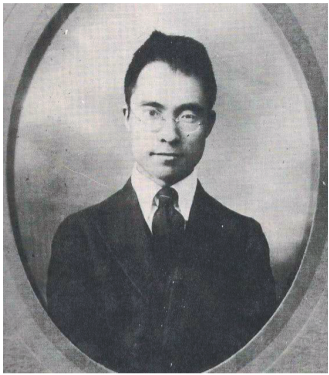


闲话文人 汪角
吴宓的迂执



吴宓。 资料图

吴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国学大师，他年轻时游历英美，学贯中西，著述丰富，兼任过多所大学的教授，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。他治学严谨，为人和做事极其认真，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巅峰。虽然吴宓先生是一代大师，但是在平常的待人接物中，却显得非常迂执。

有一次，西南农院学生张致强特意去看望拜访吴宓，路上花了两元钱买了五斤苹果作为礼物。当时吴宓因腿伤未愈，走路不方便，学校请了邻居一个妇女照管他的生活。张致强一路打听到吴宓住处时，天色已黑。邻居指着小屋里床上躺着的人：“那就是吴宓。”他头戴睡帽，听见有人进门便欠起身来迎接张致强。张致强简单地自我介绍后，奉上苹果，吴宓立即勃然大怒：“你为什么要买水果来看我？我从来反对别人给我送礼！不要买东西，你们来，就来请教我的学问嘛！”不容张致强分辩解释，斥令张致强将苹果扔出门外，如果不扔，就拒绝接待。僵持之际，邻居老太太进来了，张致强灵机一动，把苹果送给老太太，吴宓这才缓和了脾气，吩咐以后来时只能空手，然后，才叫张致强坐到他床沿去谈话。

吴宓询问张致强怎么做学问，张致强答用卡片法。吴宓激烈地反对：“用卡片，那是懒人的办法！用脑子记嘛！我从来反对用卡片！我从来不用卡片！”张致强不相信用脑子能记下那么多资料，吴宓被激怒了，气愤地斥责：“你不要来看我了！你和我争辩，就要惹我生气！我不要你来看我了！”张致强赔了许多不是，吴宓都难消怒气。正当张致强忐忑不安之际，吴宓开口问：“你能说出多少非洲国家？”张将自己记得的一一说了。吴宓又问：“你能说出多少南美洲国家？”张又将记得的一一说了。吴宓又问：“你能说出四川省多少个县？”张一口气说了一百多个县。吴宓这时笑了：“你比我还记得多。”这才怒气全消了。☞

流金岁月 赵承宁
柔怀的丽娃河

十八年前的梅雨季节，我正在华东师范大学，参加教育部培训中心举办的新课程研修班。培训中心大楼的不远处，有一条流经师大校园的小河，叫丽娃河。小河的名字，除了有点洋气，还洋溢着青春少女娇嫩柔美的韵味。时至今日，虽然已惜别丽娃河多年，但每到梅雨季节，岁月还时而把丽娃河带入我的梦乡。

岁月悠悠，时过境迁，可当年对丽娃河的情愫使我难以释怀。我记忆犹新的是，在进修学习之余，我和班上的学员常常到丽娃河散步。累了，我们就坐在岸

边红褐色的石头上闲聊，或探讨新课程改革中的课题。彼时，我眼中的丽娃河，是一条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河流，它宛如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，深藏在师大的丽娃园中。丽娃河的水碧绿婉约，潺潺流动，徐徐泛动着一层轻薄的绿色。河边绒绒的水草、依依的垂柳，还有亭亭玉立的荷花……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青涩、多情而浪漫。丽娃河的中央部分岔成两条支流，环抱着一个小岛，名叫夏雨岛。岛上的花柳、嫩蕊初开的夹竹桃和丁香，随着微风吹拂，发出一阵阵清香，使人迷幻而沉醉。甚至河边的梧桐、棕榈、亭台、小桥、石砖的布局都恰到好处、相得益彰，使丽娃河显得更加灵动而富有诗情画意，给人一种舒缓而柔情的诱惑与审美享受。难怪诗人宋琳在离开华东师大校园时，曾夸张地说：“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，那就是师大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，一沙一石”。可以说，丽娃河演绎了江南梅雨季节的自然美景，而丽娃园的建筑格调，又展示了江南园林的风情与魅力。

其实，江南的梅雨季节，天气时晴时阴，变化莫测。有时几分钟前，还是阳光明媚、晴空万里，骤然间，天幕垂落，阴云遮天蔽日，偌大的师大校园雾霭弥漫、一派朦胧，梅雨随之任意洒落。这时，雨中的丽娃园雾气氤氲，河面上滴滴答答的雨打声，犹如天籁。园里的草池塘边，还不时传来蛙叫蝉鸣的声音。此刻，夏雨岛上的凉亭，在雨雾的笼罩下，显得有点形单影只。红褐色的石头上，昔日华东师大毕业学子留的刻字：“学弟、学妹，我在学校教坛上等你归来！”，仍隐约可见。

江南水乡的梅雨，不分昼夜，想来就来。有好几回的凌晨时分，我还在酣睡，忽然窗外雷声隆响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我探头往窗外窥看，宿舍楼外风骤雨稠，雨雾重叠，一派苍茫。天刚亮，顷刻之间，雨说停即停，戛然而止。等到日出，如果你走进丽娃园，你会感受到河面上溢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水汽，令人惋惜的是，雨前园中的花絮、花蕊散落一地，难免让人触景生情地想起古诗：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。

尽管不少人都说，丽娃河是地图册上无法找到的小河，可是美丽的丽娃河为师大校园营造了一种舒适、温馨的育人环境。在师大大学生的心坎里，丽娃河是校园的母亲河，又是历届华东师大毕业学子的记忆载体。数十年来，华东师大一年一度举办的“丽娃河之夜音乐会”，是师大这个教师摇篮的主题交响曲，它奏响了教育改革的主旋律。所以，师大师生都赞赏说，丽娃河是师大学校的文脉所在。

有一回，我在丽娃河边散步时，偶遇三位海南籍的师大四年级学生，我问他们，你们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其中一位答道，准备考母校古典文学研究生，继续深造。另外两位说，决定回海南当教师。听了他们的回答，我立刻竖起大拇指点赞他们。我想，丽娃河不仅濡育了师大千千万万个师范学子的教育情怀，也陪伴我走了一回中学课程改革的征程。难忘你呵，柔怀的丽娃河！☞

佳节词话 方晓红
母亲那封未寄出的信

在我家的书柜里，珍藏着一封母亲写的信。那是母亲在六十多年前写的信，也是母亲一生中写的唯一的一封信。尽管信纸有些泛黄，字迹有些模糊，但每次看到那封信，母亲那清秀阳光的脸仿佛跃然纸上，读着那感情真挚的文

字，仿佛能触摸到母亲写信时那扑通扑通的心跳。

母亲在信里工工整整地写道：

敬爱的党：您好！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给您写信。我有好多的心里话要给您讲。我出生在解放前，那时家里很穷，没钱念书。记得一年的冬天，天气很冷，池塘里的水都结冰了。我用石头把冰敲破，在冰冷的水里洗衣服，一双小手冻得通红。这时，一位地主家的小姐背着书包，拎着一个暖炉从我身边走过。冬天的阳光下，她那绸缎面的袄子发出一闪一闪的光，照在冰冷的水面上。我当时很羡慕她，不是羡慕她的小暖炉，更不是羡慕她那绸缎面的衣服，而是羡慕她可以去私塾里认字、念书。

那时虽然家里很穷，但我喜欢唱歌。好不容易从别人那里借来一段手抄歌词，我却一个字也不认识，常常在梦里哭醒。多么希望能有一天去学堂认字念书啊！

盼啊！盼啊！终于盼来了这一天。共产党要给大家办夜校扫盲的消息，我激动了好几天呢。

夜校离我家有四五里的路，还要经过几片稻田。我那时有五个孩子了。每到要上课的晚上，我都提前把家务做好，给几个孩子交代好，有时候我的饭还来不及吃，便双手捧着煤油灯，腋下夹着纸笔就去夜校了。一天傍晚，我走在去夜校的路上，突然狂风暴雨，灯被风给吹灭了，走在湿湿的田埂上，一不小心滑倒了。煤油灯摔坏了，身上滚了一身泥，本想着，赶快回家吧。但又想到党给我这么难得的认字机会，怎么能遇到点风雨，就打退堂鼓呢。于是我带着一身泥，继续去上学。

我家的土墙、灶头，还有木门上，到处写有老师教的新字和难字还有声韵母。我常常一边做事，一边读着它们。有几次，把菜都烧糊了。

扫盲老师经常表扬我。让大家向我学习。最后一次，老师上完课，给我们布置作业：让我们给党写信。听到老师留的作业，我高兴极了。白天在脑子里打草稿，晚上等孩子们睡了，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，认真地写。碰到不会写的字，我就用拼音。写了改，改了再写。反反复复好多遍了，但还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，没有把对党感激的心情很好地写出来……

母亲这封感情至深的信，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老师特意给她发了一朵大红花。

每年到“七一”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都要拿出母亲那封未寄出的信，读给孩子们听，给他们讲讲这封信背后的故事……☞

如歌行板 蔡小平
晨登白石岭



琼海白石岭。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下午去登白石岭，风景总是千篇一律。

要是早晨去会是怎样一种情境呢？一整天，我被自己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念头牵引着。第二天，晓色朦胧，

我们心血来潮就登山去了。

山里的空气清新而带有一股凉味。偶尔听到一两声鸟叫，更多的时候静得出奇。也许是很少登高的缘故，不一会，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我们只好坐在台阶上。刚一坐定，头顶便感觉到好像是下雨了。其实，那不是雨，是萦绕山上的白云演变成细细的雾粒，漏过密密的叶缝，轻轻地飘洒下来。这时，淡淡的晨曦也透进来了，依稀可辨纷纷下坠的叶子，黄的、红的、灰的、紫的，各色各样，沙沙地微微地响着，好像是互相道别，又好像是互相致意。我不知怎地就莫名忧伤起来。我怜惜那片片失落的叶子，它们曾经以它们的美丽来装点过大自然，而今就这样悄悄地离去了，没有谁为它们送行，更没有谁去记录他们那灿烂的历史，平静地来，平静地走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更新换代，小树才长大了，参天了，成材了。等看到树的年轮的时候，便可读到那许许多多落叶的历史……

沿着山路攀登，就好像钻进一个大洞里的似的。

弯弯曲曲的石阶路像一条爬动的蛇，看不见它的头，而尾巴却在下面摇摆。不知道上来多高了，我们只觉得腰酸腿软，粗气频频。仰头望去，心里叹道：还那么高！

但山仍然是那样诱人，它不断地向上延伸，似乎要与天际争雄，而我们，仿佛觉得那顶端有仙境般的美丽，有世上的珍奇。不知谁催了一句：“我们赶快上去，看那块神奇的‘嘎叻石’睡醒了没有。”尽管脚是那样地不听使唤，可经他这一鼓动，心却像被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住一样，充满了无限的向往！

山越来越高，雾越来越浓了。腾腾的雾气，笼罩着我们，也笼罩着整座山。我们如步入山的梦境中，一切都显得新鲜有趣。朝前望，只有弥漫的雾气；向前走，它却分开两边，好像是欢迎观赏它的客人；回头看，早已不见刚才走过的路了，分向两边的雾气汇合起来，又是一片白茫茫。多美的雾，多好的山中早晨啊！我想起了唐代诗人王维描绘的意境：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”

我看见过开阔的海面上慢慢升起红日，却没有欣赏过登高观日出时的壮丽奇景。我连走带爬赶在日出前登上山顶。唉！天公啊，何故把人来刁难？……看不到日出，心中不免怅然，可另一番景色似乎又是一种补偿。远处，浓浓的白雾好像是谁把无数的棉絮织成了一张又大又长的布，连绵的青山就卧躺在那布围里，似动似静，隐隐约约，仿佛藏着无数的秘密。

这不是一幅戴着素雅面纱的山图么！

此时，徜徉山顶的小平地上，心灵的小鸟醒来了，就像是读着山的朦胧的微笑，顿觉心胸开阔、舒畅，浑身充满活力。一切苦涩，一切惆怅，一切困难，一切忧伤都远去了，远去了！唯有溢出来的灵感，在生活的苗圃里搜索着散落的句子，高速地组合着……

不一会，晨雾渐渐散去，山轻轻地掀开它的面纱。呀！多么美丽的容颜。太阳也露出了它的笑脸，仿佛是在自责刚才的失迎。它小心而轻轻地照着，暖暖的，把我的心也照得闪亮了。放眼四望，到处是碧绿碧绿的，多么旺盛的绿啊。

我情不自禁地向着远山高声喊：“你好……”远山回答道：“——你好——你好——你好——你好——你好……”

我笑了，白石岭也笑了。☞